

思想

◇ 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 主编



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 and the Ancient World

〔奥地利〕雷立柏 (Leopold Leeb)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本书)旨在以一种开放性姿态展开对西方思想文化多层次、全方位的讨论和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其基本观点进一步商榷和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亦可弥补自己在某些认知上的不足或不够。这种双向性的交流和沟通，势必促进我们的相互理解，亦可以一种更高的境界和更广远的视域来求同存异。

——卓新平

<http://www.ssap.com.cn>

ISBN 7-80149-716-3



9 787801 497161 >

ISBN 7-80149-716-3/B · 121

定价：

15.00元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 / 卓新平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古希腊罗马与 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 and the Ancient World

〔奥地利〕雷立柏(Leopold Leeb)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思想文库·宗教与思想丛书/卓新平主编

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

著 者 / [奥地利] 雷立柏 (Leopold Leeb)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责任编辑 / 宋 娜

责任印制 / 同 非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0

字 数 / 190 千字

版 次 /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80149-716-3/B·121

定 价 / 1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序



基督宗教就其思想文化渊源而言，通常被视为“两希文明”即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按照这一思路，人们除关注基督宗教对希伯来信仰即犹太教的直接继承和突破之外，亦特别注重古希腊罗马的宗教、神话、哲学、思想、法律、政治、道德、精神等对基督宗教的深远影响或相关启迪。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继承、改造、重构和发扬，曾被看作承上启下的壮举，由此亦形成不少人对西方世界两千年来文化传统和特色的基本认知和理解。然而，在这种“求同”的认识进程中，人们大多注意到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的精神继承与弘扬，却忽略了“存异”的必要和必须，没有去系统分析研究基督宗教与古希腊罗马思想文化的区别和差异，以及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传统的批判、扬弃和超越。因此，究竟应如何评价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的关系，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而全面的解决。

本书序

在中西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比较中，奥地利学者雷立柏博士以另一种视域和观点参与了对基督宗教与古希腊

罗马传统之关系问题的讨论。其新作《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一书，即侧重于基督宗教与古希腊罗马之“异”，强调二者之间的不同和歧义，并进而展示基督宗教对古希腊罗马精神传统的某种“否定”或突破。在他看来，基督宗教与古希腊罗马对比鲜明，二者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继承发扬，还不如说是分道扬镳，由此方显出基督宗教的创新和独特。这种解释无疑为我们认识西方宗教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参照。

在其论述中，雷立柏博士认为基督信仰对西方思想文化中“现代性”的奠立起着关键作用。由于这种与“现代性”的密切关联，他断定基督宗教代表着现代，为许多现代观念的萌生及发展提供了保障和依据，故而与代表西方古代的古希腊罗马本质有别。因此，他提出在全面认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时既要理解古人，又要走出古代，这样才能看清西方发展的能动、鲜活之态。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体现在精神上的更新，有着其精神上的来源与动机，而基督宗教信仰则是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为此，他指出“基督宗教信仰和《圣经》的世界观在欧洲历史上是推进现代化的最大因素之一”，这一信仰深远地改变了欧洲古代，也改变了欧洲古代的“人”，使之走向现代化。他因而将基督宗教的价值视为“古代”和“现代”的分水岭，宣称这些价值乃是“现代性的开头”。这种看法与认为西方现代化乃是走出、超越基督宗教信仰时代的欧洲“中古”之结果的观点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不难看出，雷立柏博士的立论和审视乃是基于基督宗

教的信仰立场，其观点和表述可能会给人一种外在批判有余、内在批判不足的印象，即缺少对基督宗教在西方思想文化历史发展过程中自我反省、自我扬弃和自我提高的回顾及反思。不过，作为一种对话，雷立柏博士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从另一角度来考虑、研究问题的可能，而这对于我们客观、准确、全面地认识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以及宗教在其中的意义与作用也是重要的、必要的。

为此，我们在《宗教与思想》丛书中收入了雷立柏博士的这部著作，旨在以一种开放性姿态展开对西方思想文化多层次、全方位的讨论和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其基本观点进一步商榷和讨论；另一方面，我们亦可弥补自己在某些认知上的不足。这种双向性的交流和沟通，势必促进我们的相互理解，亦可以一种更高的境界和更广远的视域来求同存异。雷立柏博士在书中每章之后都附有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他自己尚未彻底弄清或解答的问题，亦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雷立柏博士在其著述和问题中亦提到了与华夏思想文化的比较，以及中国人对西方思想文化应深入、全面的研究。这亦涉及文化研究和思想交流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要求中西双方的研究者在知己知彼上都应该更加全面、更加深入和更加准确。为克服双方认知之途上的困难和障碍，仍需要大家诚心以待、共同努力。

本书序

卓新平

2001年3月21日于北京西郊

再版前言



我为什么几年前写《古希腊罗马与基督宗教》一本书？它的背景是这样的：1999年我在北京参加一次研讨会，其中有一位来自上海的历史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大约为“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他想说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传统与基督信仰很接近。我当场就觉得，这种主张会留下很多说不通的问题。因此，我开始注意到基督宗教和古希腊、古罗马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来说，基督宗教是不是一种“异质”的传统，一种“异质”的宗教呢？我想，在很多方面是这样。实际上，基督信仰对于每一个民族和对于每一个时代提出挑战 and 彻底的批评，因为——用中世纪哲学家托马斯的话来说——基督信仰是一个“恩典的宗教”，它想超越“自然”，它不满足于“自然”的标准。

本书强调古代人生观和基督信仰之间的差异性。当然，在两者之间也存在着很多联系；现代的社会就是从古代的世界发展出来的，但欧洲古代的社会必须经过“中世纪”

(约公元 500 年到 1500 年) 的漫长过程, 才能够变成近代和现代的社会。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基督信仰成为一个核心的、积极的力量, 它在很多方面推动了现代化的进展。中世纪的影响和基督信仰的积极贡献在很多著作中没有受到充分的研究和肯定,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我希望, 我的小研究会引导读者重新思考我们天天用的概念, 使我们一起反省诸如“旧”、“新”、“现代”、“古代”、“中世纪”等观念。

如今,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 并且将古希腊语、拉丁语和古代文学方面的知识介绍给我的学生, 又经常对他们说: 没有古代的基础也不可能有我们的现代社会和现代思想。我们不仅仅要研究古代文化, 但也应该从内心尊敬古人 and 他们的智慧, 因为我们从他们身上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虽然如此, 我们不要忘记, 我们不再是古人, 也不能回到古代那里去。也许一些家长重新开始要求他们的孩子阅读《三字经》、《论语》等, 甚至要求孩子背古书。我也想, 要求学生多看 Vergilius (维吉尔) 和 Seneca (塞内卡) 的著作是有好处的。我并不反对学习古人, 但始终要辨别地接受和继承传统文化。“尊敬古人, 但又走出古代”——遵守这一个原则也许是我们一生的任务。

欧洲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的学术界中始终是一个弱点。实际上, 古希伯来语、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是一切“西方文化”, 即欧洲语言和思想传统的基础。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启发读者对古代欧洲文化的兴趣。最后，我想谢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提供的协助和鼓励。

雷立柏

2005年9月于通州

导 言



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和“古代”有什么差别？这些问题是本书的核心与基础。当然，“古代”（antiquity）和“现代”（modernity）不应该成为一个“实体化的”概念（reification, reified concept）^①，因为我们并不能观察到“古代性”或“现代性”这个“东西”。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古代性”本身，而只是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华夏。我们也不能看到一个确定的“现代性”，而只能看到某些“现代化的国度”和这些“现代社会”的一些共同特征。然而，“现代化”和“现代性”成了日常用语，而大家认为，人们应该走向“现代化”，不要回到古代去。无论是东方人或西方人都会有这样的基本共识。

西语的 modern（“摩登”）来自拉丁语的 modo（“最近”，

导
言

① “实体化”的说法来自外文的“reification”，而这个词的根源是拉丁文的“res”（事物、事情）。值得注意的是，res 也表示古代罗马人的思维方式，因为他们将很多抽象的“东西”（如“国度”-res publica、命运、宗教现象等）称为“res”。这种说法表明一种很强的“实在感”（sense of reality）与“问题意识”（awareness of problems）。

“近来”，“不久前”)。公元 400 年的一些作者(如 Macrobius)用这个词指称那些“晚期的作者”，因为他们觉得，原来的说法(auctores veteres et novi “旧的和新的作者”)不太恰当。当然，在此之前，一些人就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从犹太人到基督宗教的过渡也是从《旧约》到《新约》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看“新”也意味着“现代的”。第一位用 modernus (“摩登”)一词的人是一位教宗：Gelasius (格拉修斯，492~496 年在位)，而第 9 世纪的历史学家 Walafid Strabo (斯特拉博，808~849 年)曾经称 Carolus Magnus (查理曼)的时代为 seculum modernum (“摩登的时期”)，因为查理曼大帝想恢复古典的学术水平，要求圣职人员学习拉丁语，并且自己也努力学习古希腊语和拉丁语。

在 12 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间观：那时候的西欧学者首次认为，他们的时代超越古代的水平，他们开始有一种“进步的历史观”。当时有一些作者认为，新翻译过来的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他的方法代表“现代性”，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概念和逻辑方法比传统的 Platonism (柏拉图主义)更高明，而 Thomas (托马斯)的神学论述被视为很“先进的”，但不久后，所谓的 via moderna (“摩登方法”)指 Occamism (奥康主义)，而 via antiqua (古典的方法)则指托马斯主义。又过了一段时间，Renaissance (文艺复兴)的各种运动提出这样的观点：模仿古代的理想和文艺才是最“现代的”。15、16 世纪文艺复兴的“现代精神”的特点是“往后看”，但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的精神是“培养青年”和“往前看”。启蒙运动更

多注重现今的生活经验，强调“现在”的价值，但又贬低欧洲的中世纪。19世纪的 Romantik（浪漫派，罗曼派）才提出一个比较公平的观点：“每一个时代的艺术和文学都有自身的价值。”这样，“中世纪”才成了一个被视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时代。在19世纪末，一些德国学者首次提出“现代性”（Modernität）的概念，但这个概念的内涵使人感到困惑。到了1900年，“现代”更多被理解为那些“今天流行的”、“不长久的”、“易逝的”、“激进的”、“未来的”东西。到了20世纪末，“后现代主义者”（如 Lyotard 等人）又将 modernity（现代性）理解为近代（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整体性的思想结构。他们则要求离开这种思想并寻求一种“彻底多元化的理性”。但在另一方面，德国学者 Habermas 认为，“现代性”的理想从未实现过，我们还得依赖共同的理性来进行谈论以达成共识。这样，关于“现代性”的争论指向思想的多元性和人类理性的合一问题。

有的人片面地视现代化为“工具和技术上的进步”，或认为，一旦经济基础改进了，现代化是必然的后果，另一些人用“擅理智”（rationalization）和“役自然”（world mastery）的概念来描述“现代化”的核心。^①但是，这些看法忽略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深层影响。实际上，现代性是整个思维方式和整个人生观的变化，它不但改变技术与科学知识，而且也改变人际关系、家庭生活、社会与伦理、

^① 见 Alitto（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第6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下同。

语言和宗教。因此，全面地思考和分析现代化和现代性成为一个难以掌握，但又不得不讨论的重要问题。

现代性并不仅仅是仪器的更新，更是精神上的更新。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精神的变化也会有一个精神上的来源与动机。如果人们不了解、不掌握现代性的精神根基和现代化的“灵魂”，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能全面接受、不能理解、不能真正实现并诚心诚意地“拥抱”现代化。^①许多古代的文明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它们虽然达到了一定的生活水平、学术水平、技术水平，但它们都停滞不前，重复自己的过去而未走出古代，未走出自己的局限性。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和拜占庭文化，都是这样“失败”的文明。

欧洲地区由古罗马帝国发展到“中世纪”而走向了“现代”。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其他民族的成绩和贡献：他们吸取了古希腊人、古罗马人、阿拉伯人、拜占庭人、印度人和华夏文化的资源而“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即“现代性”。通过不断地学习、反思和“整合”（integration）^②，这种新的生活方式能克服古代社会的众多缺陷和弊病。

古代的人们自己认为：“上古朝代”是黄金朝代，而今

① 关于反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想，请参看 Alitto（艾恺）的书《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艾恺对辜鸿铭、梁启超、梁漱溟和张君勱作了分析，同时也评估毛泽东与现代化的关系（见该书第162页的脚注）。

② “整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与拉丁文的“integer”（健全）有关。在文化交流方面可以将这概念解释为“让外来的因素成为自己的，而仍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汉语译为“整合”似乎不能表达原来的意义。

天仍然有许多人赞扬和推崇“古代”与“悠久的传统”。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古代社会是很残酷、无情的，是一个充满病态的社会。古代的“乱世”虽然出了一些“英雄”，但这不等于说，古代就是一个理想社会。人们应该客观地面对传统和古代，也应该珍惜现代所带来的好处。在很大程度上，古代是“黑暗”，而现代是“光明”，古代是一个没有方向的循环，而现代是有方向的进步。不过，我们不应该在“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划一个形而上学的界线，因为最重要的是：古代的人也是人，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和兄弟。我们不应该“分裂人类”，因为人类只有一个^①，而古代的人也完全是“人”。虽然如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古代是人类的“孩提时期”，古人是“孩子”，古人是“未成熟的人”或“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②。但是，古人也是人，也有人的问题、人的渴望与人的尊严，

①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与“人类的一致性”又是现代的概念，而古人们多会认为，“外国人”不太“符合人的标准”，外国人只是“半人半兽”等。

② 这是刘再复的说法：“‘五四’文化思潮……完成了我国近代思想上第二个最重大的发现，即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他们发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之外，还必须改革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当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刘氏也说，古华人对孩子的“爱”是很特殊的：“这种‘爱’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而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恩惠，一种施舍性的交易，它并不是尊重人本身的价值。”见刘再复《传统与中国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7、16页。不过，刘氏的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古罗马人或古埃及人，因为他们也同样不是“现代文化意义上的‘人’”。

虽然他们自己也许还没有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人性”与“自我”，没有发现自己的精神需要或自己的尊严。

我还想强调一点，就是“古代”不一定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人类的历史不一定是“直线性地往前走”的发展与进步。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文明”的民族也许会返回“野蛮”。罗马帝国的崩溃与欧洲5~9世纪的“低潮”是最明显的例子。同样，一个“现代化”的民族也会重新陷入于“古代性”。譬如，希特勒在很多方面反对了“现代化”，他的思想中有很多“古代性”的因素（如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等），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我认为，“现代性”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成就，不是一个不会生锈的财宝。相反，现代性是一个很“脆弱的平衡点”（a fragile balance），正如“民主”与“科学精神”也是很容易消失的价值一样。正如爬上一个高山的山顶是不容易的，而住在山谷底下、不去爬山是舒服多了，“爬上”现代性也是不容易的，而“住”在古代史则更符合人的惰性和人的愚昧。因此，达到“现代性”的高峰以及进行现代化不是“顺其自然”的事，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成就的事，而是要有意的、有目标的追求并付出代价，才能获得“现代性”，才能克服古代的引诱和自我陶醉。

世界上有很多“发展中”的国度，这就是说，这些国度已经开始走向现代性。当然，“现代性”和“古代性”社会之间也会有一些冲突，但重要的是彼此的尊敬。“现代人”也应该真正地尊重“古人”或没有高深文化的“土人”。也就是说，欧洲人不应该轻视其他文化的人，因为欧

洲人自己历经了 2000 年才走到今天的现代水平。人们都应该“尊敬古人”但同时也努力“走出古代”。而且，现代的人也能从古人学到一些东西：苏格拉底（Socrates）仍然能教人思考，托勒密（Ptolemy）与欧几里得（Euclid）仍然能教导人们学习天文学和几何学。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古人的思想和生活习惯有很大的缺陷和问题。

另外，在欧洲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就是基督宗教的信仰。基督宗教信仰和《圣经》的世界观在欧洲历史上是推进现代化的最大因素之一，或者说，基督宗教信仰是最大的单独因素。无论是思想、社会、伦理、时间观或自然观，基督宗教深远地改变了欧洲古代文化，也改变了欧洲古代的“人”，使之走向现代化。因此，公元的“0”年（即耶稣的诞生）不仅仅是宗教史上的转折点，也是整个历史上的、全人类历史上的转折点，是现代性的开头。本人认为，基督宗教是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灵魂”和“精神根基”。基督宗教的价值观和原则有形无形地传遍了全世界，而这些价值至今仍然是“古代”和“现代”的分水岭。一句话：不了解基督宗教的精神也就无法深入地理解现代化的过程和现代性的意义。

虽然很多现代的术语（如 culture, science, politics）都来自古希腊语或来自罗马的世界，且古代的人也曾讨论过这些概念，但只有在基督宗教的影响后，这些概念才获得了现代的意义和内涵；基督宗教以一种潜移默化的过程改变了许多观念的内涵，而通过这种“重新定义”的过程，古代意义上的“culture”、“science”、“politics”才成为现代